

俄宮見聞記

瑞士伊里雅著  
李秉之譯

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 
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再版

俄宮見聞記 (全)

外埠酌加郵費

此書有著作權  
必究  
翻印必究

原著者 瑞士伊里雅

翻譯者 李秉之

印刷者兼 亞東圖書館

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 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

## 例言

Ⅰ) 是書原名尼古拉二世及其眷屬之厄運 (Le destin tragique de Nicolas II et de sa famille)，因原文過長，遂改今名。

(一) 是書因求內容之簡明，多係義譯，且偏重於客觀之記述體裁，凡枝蔓冗長與本文無甚關要之處，與著者個人附加之感想論評，均酌量刪去。

(一) 凡書內所載之「余」字，皆係著者自稱。

(一) 凡書內之一切專名，均以——之標號，附記於旁，以免有含混之虞。

(一) 譯者力求縮短篇幅，以謀讀者時間之經濟；故舍語體而譯以淺顯之文  
言。緣斯書之成，卜時月餘；且係課餘之暇，匆促竣事，未遑加以修飾，故言多無文；自知俚陋之譏，在所不免，惟望讀者多賜教正，以匡

其不逮！

譯者附識

## 序

俄宮見聞記一書，誠可爲世之憑藉強權，悍行專制者之高臺孽鏡也。夫不待失足成恨而自能立於無悔吝之地者，祇可求之於明哲之君子；若夫庸謬之輩，本無救世之才，偏不幸而得位乘時，身躋顯要，惟孟晉之是圖。豈窮途之顧慮，非取夏后世事之可愕可驚者，以爲殷鑑，烏足以斥姦人之魄，而寒其心耶？故雖野史稗官，未必無暮鼓晨鐘之益。方俄皇尼古拉二世之身家駢戮也，舉世之人，莫不哀其慘禍。蓋當其君臨全俄之時，專制國中，侵略域外，不惟俄人罔敢批其頷下鱗，而一言一動，且足惹起世界列強之注意，一世之雄，何其盛也！乃自歐戰發生，革命變起，一朝勢去，身世遽非，雖下詔罪己，遜位誓天，而人不相諒，亦徒喚奈何而已。夫以萬乘帝王之尊，

至末路欲求降爲庶人，以考終命，而不可得；且併其帝子王孫，天潢貴胄，而亦同時譴徙，駢首就刑，揚骨灰於朔漠，浸碧血於寒潭，其慘變不且較之望夷宮中，馬嵬坡下，爲尤可哀哉！是豈俄人遇之過激，抑商罪貫盈，非此不足以蔽其辜歟？是非所在，諒世人久欲明其真相，以爲檢證之資。今李君乘之譯就俄宮見聞記一書，以介紹國人。甫經脫稿，而索閱者紛至沓來，一時紙貴洛陽，咸以先睹爲快。今行將付梓，屬余爲序。余維天下是非，自有公論，而余所惴惴不能已於言者，則以俄皇當位臨九五勢燄薰天之日，苟能清夜猛醒，惕於荒島竄逐之拿破崙，斷頭臺被誅之路易十六，則必不敢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重結仇怨於國人。惟其冥然罔覺，平日土芥臣民，旣以一身爲叢過之府；及至禍機四伏，已有一觸即發之虞，猶不肯徇民請求，少捐其專制之成見，斯則庸謬之極者也，可哀孰甚！雖然，俄皇已矣，世之

哀俄皇者，慎勿以今人哀前人之哀，致令後人又哀今人之哀也，則不朽乎！

民國十有四年，歲在闕逢困敦臘月中浣，劉知非序於蘆。

# 序

觀威廉之奔亡，知鐵血不可永恃；觀尼古拉之被戮，知侵略不可久持。窮兵黷武，足以自促其亡；背信蠹義，乃能見棄於天下。溯憶俄皇羅馬諾夫一代之御宇也，凡十有六傳，歷三百載，經營歐亞之間，以侵略爲上乘，久欲收近東諸弱邦，爲己囊中物，以與列強相爭衡；復據我要塞，窺我藩籬，徒肆蠶食之能，不顧信條宜守；一旦與日本利益衝突，輕啓戰釁，及其敗北也，則財窘力疲，怨望載道；兼之國內權貴專橫，階級森嚴，嚚嚚黔首，久苦其苛政；故斯時人民之反動，已萌其端，皇室之凌替，已伏其機矣。矧尼古拉二世，怯懦不振，近佞遠賢；皇后則寵倖庸鄙之僧人拉司普金，操弄政權，穢德昭著；於是國事蠲蝕，危機四伏。乃歐戰蠶起，尼古拉仍瞶然不允

人民實行立憲之請求，外既結怨於鄰國，內復見讎於人民，遂致蕭牆禍起，宗社飄零，有若燎火中原，勢不可遏；而皇室全家，竟不辨玉石，俱盡於彈火白刃之下，復粉其骨而揚其灰。噫！天之報人者，亦云酷矣！余讀前俄皇室太傅瑞士伊里雅之記載，得詳斯事之始末。伊氏與皇族之居處十有三載，故其敘述宮闈內之情況，與夫皇族囚禁時之生活，如數家珍；復以身臨目觀之事實，據檢察所得之結果，詳述耶克且林堡之慘劇，兇燄瀰漫，殺氣凌人，尤足使人不寒而慄，惕然而驚者，則斯書或亦將有感於今世歟！甲子之冬，譯者序於京寓怡廬。

# 俄宮見聞記目錄

第一章	宮內初次之授課（一九〇五年秋）……………	一
第二章	皇太子於 <u>克雷姆</u> 之居留（一九一一年秋—一九一二年春）…	七
第三章	太子之病勢（一九一三年秋）……………	一五
第四章	皇后 <u>亞歷山大費多羅夫那</u> ……………	二一
第五章	<u>佞人拉司普金</u> 之歷史……………	二五
第六章	皇村內之生活（一九一三年—一九一四年冬）……………	二九
第七章	<u>拉司普金</u> 之權勢……………	三五
第八章	<u>羅馬尼亞</u> 之行， <u>法總統</u> 來俄，對德宣戰……………	三九
第九章	戰爭開始時之皇族情況， <u>莫斯科</u> 之行（一九一四年八月）…	五〇

第十章	戰爭開始之前六月……………	六〇
第十一章	俄陸軍之敗退， <u>俄皇親任總帥</u> ……………	六五
第十二章	太子親臨陣地參觀戰線（一九一五年九月—十二月）……………	七三
第十三章	<u>俄皇出席國會</u> （一九一六年）……………	八一
第十四章	政治之旁午， <u>拉司普金遇害</u> （一九一六年十二月）……………	九一
第十五章	革命軍起， <u>尼古拉二世遜位</u> （一九一七年三月）……………	九五
第十六章	<u>俄皇尼古拉二世之被監視</u> ……………	一〇二
第十七章	<u>亞歷山大宮中之革命</u> ， <u>俄皇回往皇村</u> ……………	一〇四
第十八章	皇村內五閱月之監禁（一九一七年三月—八月）……………	一一二
第十九章	吾輩於 <u>托波里斯克</u> 之拘留（一九一七年八月—十月）……………	一二二

第二十章	吾輩於托波里斯克囚禁之終結（一九一八年一月—五月）	一二八
第二十一章	俄皇及皇族被戮於耶克且林堡（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夜間）	一四二
第二十二章	偵查肇事被戮之情形	一五一
附 錄		一六四

# 俄宮見聞記

## 第一章 宮內初次之授課（一九〇五年秋）

一九零四年之秋，余應聘爲王爵謝爾垓列琴比司基之法文教授。謝爾垓之父果爾垓列琴比司基，爲耶甫格尼雅之孫，因其母瑪麗雅尼古拉甫納爲尼古拉一世之女，故彼與皇帝尼古拉二世有中表之戚誼焉。

是年冬，王爵列琴比司基之眷屬，恆居於黑海岸畔之村野內。翌年春際，彼處發生難端，吾儕卽於是渡此慘澹之時光矣。因黑海艦隊之叛亂，炸毀岸堤，蹂躪騷擾，因而舉兵痛勦之，此俄羅斯初次示余以危殆之地位，布滿之威嚇及驚慌恐懼之預徵，有若待余而動也。迨七月初旬，王爵之眷屬

遷徙於彼得郭夫城中幽美之別墅內。兩地之情景迥異：吾輩棄此克雷姆之南岸，僻處山野間狹隘之韃靼村莊及灰塵滿目之松柏，而得遨翔於芬蘭灣岸上雄偉之松林中及涼爽之空氣內矣。

彼得郭夫城爲其建築人大彼得皇帝最鍾愛之處所。大彼得因建造聖彼得堡困憊之餘，常休憩於此。聖彼得堡經彼之宏猷偉畫，乃告厥成，並得與歐洲各大都邑爭軒輊矣。彼得郭夫城中留有其創建人之遺蹟甚多。其最先之寓所爲瑪爾利宮，此爲不大之屋宇，建於水中央之一片土上，分水爲二大池沼。至愛美塔爲其最後下榻之所，此處接近港灣，彼最喜於是地酌酢其同勞者，大設筵宴，痛飲至醉。仿荷蘭式建築之孟普列澤爾宮，亦爲其最鍾愛之地，此宮之長廊直伸入海面，大彼得之酷愛水性也可知。此宮宇既有如是之池沼及園林之美景，據大彼得之意，當不亞於幽美之威爾塞矣。除此爲接待

賓客而用之大宮外，其餘之建築均呈荒涼之景象；曩昔彼得皇帝侍從等之生活，可以想見矣。

尼古拉二世爲愛護其先人之遺蹟，故每歲必囑眷詣此，居於亞歷山大宮中；圍以園囿森林，以屏他人之窺視。一九〇五年夏間，王爵列琴比司基之眷屬亦居於彼得郭夫。彼此往來之交際至爲親密，因彼時皇后及王爵夫人間之情誼甚爲篤厚也。余亦乘機得數次會見皇族。厥後余之契約期滿，仍俛余繼續授課，並聘余爲尼古拉二世長女倭立格及達齊雅之法文教授；余乃允是請，遂返瑞士少作勾留之後，於九月初旬，遣返彼得郭夫。逾數星期，余卽至宮中履行新職任矣。

至約定授課之第一日，宮內之馬車駛至，俾載余入亞歷山大宮中。然雖有身著宮衣之侍從，車中所飾之標幟及爲余而發之敕令，余終未能不感覺宮

聞禁衛之森嚴。余至園圍欄前，即被阻止，經過數分鐘之盤詰，始得放入。少頃，轉入林徑，即見有不大之磚房二，連以橋樑。此房之表面極爲平常，余疑此爲僕役之屋宇，至車停駛之時，始知此即授課之所也。

侍從導余入樓上一小室內，其中陳設極爲樸素。門啓處，皇后偕二女至。寒暄既畢，后遂坐於桌旁，並示余以坐，女乃分立於側。斯時后尙姝麗，此爲一高大而整肅之婦人，傲然高仰其首。於會談之時，見伊之圓大而深藍色雙睛之光采，極其活潑美麗，敏捷心靈之蕩漾已映照其中，實令人生無限欽慕之感想。長女倭立格約十歲許，黃髮蓬然，目光灼灼，鼻稍向上；伊之目光直注於余，似尋衣服上之缺罅者然，但此女章表出潔淨而直爽之氣概，亦使人一望而生敬慕之感也。二女達齊雅約八歲許，褐黃之髮散於頂上，較其姊尤爲妍麗，然誠樸直爽而自然之神情則稍遜焉。

課程開始矣。余深爲出人意料以外之待遇所驚訝。皇后對余所教之字不肯放過一字，余覺此非我授課，乃余身受試驗也。余之計畫與事實上之徑庭，使余張惶異常。不幸女生所表現之知識能力，又非如我所料及者。以致余所預定之教授方針，實行頗感困難。且所預備之功課亦未能適用，唯有躊躇思索方法而已。厥後大可慰人意者，卽鐘鳴一句，余之試驗已告終結矣。

此後每至授課之時，后必親自蒞臨，足見伊對於女兒之課業甚爲關懷也。伊常於女童不在時，與余共同討論教授會話之方法及教材，余甚服其議論之宏遠。曾有一日授課，正值一九〇五年十月頒布敕令召集國會之前二日，至今余猶憶之甚詳。是日后坐於窗前，立顯嗒喪憂鬱之神情，伊之精神上發現無限之苦惱。伊盡力注視吾輩，然不久卽復陷於隱憂之狀態，或竟若癡呆者然。伊之工作置於膝上，只袖手而坐，然其神采似離己身，而隨其意